



平常的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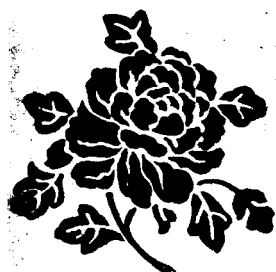
杜鵬程 著



4.572

266

民族研究所



东风文学小丛书

平常的女人

杜鹏程 著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2\frac{3}{8}$ · 插页 2 · 字 30,660

1963年8月第1版 · 196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8,000 定价: (6) 二角五分

统一书号: T10147·201

出版說明

編輯《东风文学小丛书》的目的，是为了更及时地向广大讀者推荐一批較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些作品，大部分是陝西地区作家和业余作者的近作。从而，更充分地發揮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的战斗、鼓舞作用。

这套小丛书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报告文学和文学評論等。

这套小丛书将陸續分批出版。欢迎作者、讀者們的热情支持和批評指正。

編輯部

目 次

平常的女人·····	1
工地之夜·····	28
延安人·····	42

平常的女人

一

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天清早，文化教員領个女人，進了工会办公室。

这女人把挺大的竹背篓往地上一放，取出洋磁碗，倒了一碗水，咕咕地几口就喝光了。喝完，用手背擦了擦嘴，靠墙站着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

文化教員沒头沒脑地说：“多玄乎！她步行了五六百里地，赶到这里。”

我把这女人打量了一番：个儿不高，方方的脸，显得黑瘦。一双分外大的手黑漆漆的，裂了很多小口。眼下滴水成冰，她还穿着草鞋。脚上让草鞋磨破了的地方，捆着布条。棉袄让什么东

西挂得稀巴烂。褲子的膝盖上，磨破了兩個大洞。她大約真是穿过雪山和森林走来的；说不定有多少回是跪在山坡里往上爬的！我不禁想：她为啥在这隆冬寒天往这深山里头鑽？

我問文化教員：“什么事嘛？”

“誰知道！她說要找工会主席；还說她是郑順德的老婆。”

我直起腰打了个冷顫，像誰在这数九寒天給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！郑順德，不錯，有个郑順德。可是他病死足有半年了！

說起来話长。今年春天，我領了由三百多名老工人組成的工程小队，背上鉄鍬、十字鎬、粮食、食盐和小包炸药，翻山过岭，来这里做施工准备工作。我們在山崖上开凿人行道；在山坡上砍倒乱草盖工棚……一面做工，一面跟扰乱我們的豹子、狗熊、野猪、豺狼打仗。天气一热，滿天是蚊子。这时光我才曉得“蚊声成雷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！工人们，有的害伤寒，有的打摆子，有的上吐下泻；有的碰上一种不知名的植物，渾身发肿；有的喝了点什么水，中了无名毒

……我們苦熬苦受干了多半年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待大批工人来到，才正式开工。就在正式开工的前几天，工程小队的老工人——不脱产的支部书记郑順德病死了！他病故的第二天，工会派了一名干部，帶上安家費用去他家报丧。瞧！如今，郑順德的老婆突然不知从哪里鑽出来站在我眼前！想必是报丧的人沒有找到地址？想必是这女人还不曉得那落到她头上的打击？

我躲开她的眼睛，搔着头皮，像牙痛一样地嘣嘣吸冷气。有好几回，話冲到口边，又咽到肚子里去了。胸脯上像压了个大磨盘！

郑順德的老婆开口了：“主席！不要难受！我活了几十年，不經的事也經了，不作的难也作了，不受的罪也受了……”她轉过脸去，下巴搁在肩膀上；胸脯起伏，肩膀微微耸动！

“主席！你……你不用……不用替我操心，我是苦慣了的人！……”她抽噎着，脸上，手上，袄袖上，胸脯上，到处都是眼泪。

听她一字一泪叙說自己的身世，我心里乱糟糟的！原来，她十六岁上跟工人章全法过活。沒

有几年，老韋歿了，撇下她和吃奶的孩子！她鼻涕一把泪一把背上孩子沿門討飯，忍飢受餓混了兩三年，又遇到工人刘守亭。老刘收留了她母子俩。从此，她挑上个担子——一头是小孩，一头是行李，跟上老刘，这里做几天工，那里受几天苦。記不清歇了多少店，記不清走了多少路。誰能料想到：抗战胜利的前三年，老刘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！沒多久，她又跟郑順德一块过活。老郑是老工人，又是地下党员。快解放的那一二年，敌人天天捉拿他。这女人拉上孩子和老郑一道，背上灵牌过日子。临了，她又跟老郑蹲了監獄。一解放，老郑帶上鉄路工人抢修鉄路，她帶上民工支援前线。苦是苦，总算熬出头了。前年，老郑到四川修筑成渝鉄路，全家人就从河南起身到了成都。

“我心想，慌慌乱乱好多年，如今該安家立业了。……看！如今……如今……老郑又半道上撇下我們！我曉得老郑下世的訊息，就像把魂丢了！覺着活在世上沒意思！过后，又思量：儿女要人撫养，还得挺起腰板过光景。……主席！不

要难受！前……前……前头的路儿还长，咱们该怎么过日子，还……还……还要怎么过日子！”

说罢，她呆呆地望着地面。

我猛地抬起头，盯着这个女人，眼睛不眨地盯着这个女人。她背着多大的悲痛，却来给我宽心！

文化教员看我说不出话，就插上说：“老郑是老工人，他死了，抚恤金总不会太少！”

她用破烂的袄襟把眼睛揉了揉：“依你说，我在老郑名下领上抚恤金，身不摇、膀不动地吃自在饭？”

文化教员说：“不。我是说，你知道老郑死了，光景又过得去，何必在这天寒地冻时候来这苦焦的地方？”

她抬起头，眼睛红肿，眼睫毛还挂着点点泪珠，蛮厉害地盯着文化教员的胸脯：“老郑死了，铁路可修通了？”

我连忙指着窗外的工地说：“看！刚开工——离修通还远哩！”

“行啦！你把老郑留的修路工具交给我。说

起做工，我是一个顶一个。修成渝铁路的工夫，我抬土、扛石头直干了二年。”接着，她在身上摸了一阵，掏出一封信来，说：“给！”

我接住信，拆开看：

工程队工会负责同志：

……四川人听到要修铁路，欢喜的了不得。他们知道我爸爸为了修铁路牺牲了，就三天两头来慰问，还给我家挂了个匾。政府和这里工会的同志对我家也很照顾。……我们全家商量：父亲去世了，我们应该补充上去。我们兄弟几个争着要去铁路工地。妈妈说，你们做工的做工，念书的念书，我去！兄弟们不赞成，可是妈妈这个人，安心干哪宗事，谁也挡不住。……她到了工地，千万希望工会的同志多多照应。

我们兄弟三个——两个在工厂做工，一个上学。家里生活很好，你们放心吧！多多来信吧！

致

工人的敬礼

钳工 郑千平

翻砂工 郑二平

小学生 郑三平

看罢信，我感到一种豪迈的心情，可也挺为难：就算她修过成渝铁路，可是这里工程艰巨得多，生活也格外困难，把这上了岁数的人，往哪里安顿！我把各样困难一一向她说明。还说，请她在这里住上几天，到医务所把身上的冻伤治疗一下。

她死死地把我瞅了一阵，又搭拉着眼皮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凭着两只手过活了半辈子，给谁也没有增添过麻烦！”往地下一蹲，把两个胳膊套在竹背篓的耳子上，腰一弯，竹背篓的重量压在她背上，两手撑在地上猛往起一站，背起很沉的竹背篓就咚咚地朝外走，头也不回。

我心里很不好受，连忙赶上她，边走边说：“我们商量商量，尽力想法子给你找个工作。”

我把她领到招待所，找了个房间，让她住下。

过了半个月，招待所的管理员，一把拉住我说：“好主席哩！这位郑大嫂难对付啊！”

原来，郑大嫂到了招待所，没有住上三天，

就找到了生活的門路：到后山拾柴禾，背回来卖给工地各个伙房。每天背一百斤柴，来回踏着冰雪走上二三十里路，掙上几角钱，可以过活一天。

管理員說：“我急得沒法，跟她說：‘要有不明內情的人，說我不給你开飯，这罪名我担戴得起？’可是她真厉害，一句話就把我頂住了：

‘你不要看工地里錢多，沒有分文錢是給吃閑飯的人开支的！’”

跟管理員談过話，我就跟几个干部一块合計。大伙說，炊事員每天給工地送几担水，不够工人們喝；再說把水挑到工地就凉了。要讓郑大嫂在工地支个鍋燒水，按月給她付工資，不是蛮好嗎？

大家伙商量妥了，我就去通知郑大嫂。

到了招待所門口，正好碰見郑大嫂。她提着一條捆柴的繩子，大約是剛把一背柴卖掉。她的半截褲筒叫雪水泡湿了，冻得梆硬，抬脚动步就格噠噠响！

我說：“你呀，太勤苦罗！”

她用手背擦擦头上的汗水，說：“什么勤苦不勤苦，干活干慣了，沒活干手就沒处擱。”

我說：“大嫂！現在証你到工地燒开水！”

她說：“成啊！多会儿上工？”

我說：“明天！”

她用手捋了捋鬢角的头发，說：“明天？明天是黃道吉日？今日个就上工吧，主席！”

二

从此，工地就有了这样一个燒水的女工。

四年来，每一个冬天，冻得机器不能开动，水管炸裂了，北风把积雪卷上天空，远近霧騰騰的。看不見高山大江，看不見飞禽走兽，也看不見无数的工点。天空的电綫千奇百怪地叫喚。猛然，蛛网似的电綫，像被誰用刀一下給砍断了，所有的电灯全灭了，天地間黑糊糊一片。这工夫，郑大嫂燒的火显得特別明亮。火光照着她的身影。她披着蓑衣，抱着膝盖，抵抗着风雪，守着她的开水鍋！

四年来，每一个夏天，太阳晒得人身上流油。

小草枯干了，树叶卷起了。工地里常有人中暑晕倒。这时候，郑大嫂总是戴个破草帽，面对着大火。嘴唇烤焦了，眼圈烤烂了，她还是守着她的开水锅！

四年来，郑大嫂的开水锅移动过几个地方，凡是她支过锅的地方，都放着她经常坐的石头。这些石头已经磨得明光溜滑。

四年来，郑大嫂一直使用的那根拨火棍，也已经让她的手磨得精细发光。

四年来，郑大嫂的开水锅边成了工地最有意思的地方。瞧！一个老工人不慌不忙地来了，用脖子里围的手巾擦着汗。郑大嫂不用看，就伸手从一二百个茶缸中摸起了这个工人的茶缸，说：

“给！刚把茶泡好；我估摸你快来了。”老工人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揭开缸子盖儿吹了吹，一边喝，一边称赞茶泡得好。

郑大嫂说：“茶能解乏。趁热快喝！”

老工人刚走，一个青年工人唱叫着来了。他舀了一茶缸水，从耳朵上边取下半截纸烟头，盘腿往地下一坐，好像他要在这里安家落户蹲一辈

子。

郑大嫂扑到工人跟前，把拨火棍在地上敲打着說：“小老爷！你不怕把地压塌了？”

把好話当作耳边风。青年工人喝一口水，抽一口烟，晃着脑袋哼小曲。

郑大嫂把拨火棍一扔，盖住鍋，撈起扫帚，忽哧忽哧打扫开水鍋边的空場子。扫得灰尘揚起，弄得人睜不开眼，直打噴嚏。她边扫边說：“四小时喝了十三次开水！說起領工資比鬼都跑得快，連跌倒把前門牙磕掉也不怕！”

青年工人蹦起来，狠狠地摔掉烟头，把帽子往脑后一推，說：“我一到这儿，你就眼紅了！你安的什么心？”說罢，把缸子里剩下的水，往空中一揚，猛一轉身，跟工人老李的老婆，撞了个面对面。

老李的老婆正在火头上，罵道：“死鬼！你奔丧去？”

青年工人喊：“又是一个难惹的母老虎！”

老李的老婆喊：“口里干淨点！跑什么？有本事你站住！”

郑大嫂一把拉住老李的老婆，劝说：“不要跟他磨牙搗嘴。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没抱孩子？”

老李的老婆说：“你见老李了没有？他白天缩到工地，晚上躲在工棚，不和我照面！我要跟他见个高低！过不成就离婚！天底下有的是男人！”

郑大嫂说：“明白人还能说糊涂话？常言说：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更别说你们儿女一大伙，结婚十五年了。来！喝口水，消消气。”

老李的老婆说：“大嫂！老李那死不了的，压根儿就没有把我母子们放在心上！……”她哭得泪汪汪的！

几个青年工人围上来看热闹。郑大嫂说：“有什么稀罕好看？人家家里有了急事！还不快走开！”她回头又悄悄地对老李的老婆说：“工地里四处是人，你扯起嗓子吼喊，叫老李把脸往哪儿搁？我晓得，老李有股犟脾气。可是你要到工地多来几回，看看老李他们豁出一条命在隧道里苦干，你就晓得你管家作难是应当的！快回去！”